

從中國、日本到美國……

From: 夜紫 日中通信公眾號

祇為追尋心中的美



最近，旅日青年導演張時偉的名字頻頻出現在新聞媒體中。在連續獲得德國金城門國際旅遊電影節特別獎、美國紐約電影節國際短片獎、美國影響力影展紀錄短片優秀獎等多個國際影獎之後，11月26至29日，張時偉導演應邀出席了第25屆中國紀錄片學術盛典暨第6屆深圳青年影像節。不過這次張時偉不是獲獎，而是作為嘉賓，為第六屆青年影像節最佳攝影作品獎獲得者進行頒獎。

張時偉導演還在其間舉辦的中日紀錄片論壇上進行了演講，講述了他是如何在成為電影導演的道路上找到自己追求的“美”，並將這種“美”融合到自己的作品中。

以下為張時偉導演在本次論壇上的部分演講內容：

張時偉：我心中的美

大家好。我叫張時偉，是一名電影導演。

我拍攝的片子以紀錄片為主，也有科幻題材的電影、MV、CM等等。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我所追求的“美”是什麼。

從小立志當電影導演

我是中國人，1986年10月出生於上海，是獨生子。3歲的時候隨父母去日本東京生活。1993年，以恐龍為題材的好萊塢電影《侏羅紀公園》在全世界上映。從那時起，我開始對電影，尤其是好萊塢電影感興趣，租借錄像帶看了很多很多電影。不光對電影的內容着迷，還注意到在攝像機後面忙碌的電影工作人員的存在，開始關心他們的工作。特別是電影導演。所以11歲的時候夢想將來要當好萊塢的電影導演。

曾經很長一段時間，我都認為電影應該是完美的“美”

通過導演的精心編排，高顏值的演員們感情豐富的演技，繪畫般完美的構圖，光與影的平衡，逼真的特效技術，還有讓人緊張心跳的情節……我以為電影就是把這些完美的美融合在一起讓觀眾感動。那些對我來說，是遠離現實的另一個世界，就像神話一樣。

感覺像是古希臘的雕塑，或者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作品。我喜歡上侏羅紀公園，被電影的魅力所吸引，也是因為這種完美的“美”。然後自己也打算有朝一日能製作出這種電影中完美的“美”。所以高中畢業後去美國留學，攻讀電影導演專業。

大學時代的生活非常樸素，與我想創造的神話相去甚遠。當時從我寄宿的人家坐公共汽車去學校，單程就要兩個半小時。早上8:40上課，我最晚5點半就要起床，6點左右必須出門。每天從早到晚就是預習復習，周六日也是埋頭做課題。雖然和派對生活完全無緣，但是當時的我一心追求“完美的美”，所以並不覺得辛苦，對學習樂在其中。不過從那個時候開始，心裡慢慢地開始感到有點鬱悶，開始意識到自己在影像中創造的世界和現實生活的世界差距很大。雖然在相機的取景器中、燈光的照射下，女主角漂亮女演員的演技很美，自己每天從公共汽車的車窗中看到的日常風景和普

通人生活的樣子也非常美。只是因為電影應該呈現“完美的美”，所以自己的電影只能拍攝前者。我並沒有深入地探究那種鬱悶感覺的真正原因，美國的學習結束後，開始在日本和中國導演廣告片和MV。

在電影里是不是有另一種與完美不同的“美”？

在廣告片和MV中特別需要畫面的美感，能把音樂家還有商品等等拍出自己能接受的“完美”狀態，我覺得對於成為電影導演來說是很好的經驗，所以一直工作著。雖然有時我也會在影像中加入一些故事的要素，但畢竟不是電影。在美麗的影像中，我參考自己喜歡的電影加入了一些故事，也有一些懲惡揚善的故事，但是絕對不會把自己經歷過的事和體驗融入到影像中。我的生活極其普通，因為沒有什麼特別的經歷，所以覺得沒意思。雖然我在工作中製作的影像作品表面上看起來都很美，但是感覺僅此而已，和那些百看不厭的電影明顯不一樣。明明拍出來的影像很美，故事也很理想，但還是哪里不足。這時我開始思考，在電影里是不是有另一種與完美不同的“美”？這種疑慮與我留學時的心情很像，但是一直沒有找到答案。

我追求的不是完美的“美”……

有一天，我接到了一份新工作。要是在日本活躍的中國人連續幾天密切接觸，拍攝製作微型紀錄片。這是我第一次和別人連續好幾天密切接觸拍攝紀錄片，剛開始不知該從哪里入手，很是困惑。

歌劇演員、攝影師、畫家、餐飲店經營者、企業家、擅長製作卡通便當的主婦……拍攝了各行各業的在日中國人。每次拍攝總會有好幾天和他們在一起，彼此變得親近，也瞭解了很多關於他們的事情——他們的家人和朋友，對未來的夢想和期待，不安和煩惱，如何克服在異國他鄉的種種困難等等。雖然我還年輕，沒有他們那麼豐富的人生經歷，但還是和他們產生了共鳴。因為他們都和我一樣，都是生活在日本的中國人。他們艱苦奮鬥的經歷和我自己父母的經歷非常相似，他們的孩子也和我在日本長大的我的情況雷同。在家說中文，在外說日語。

通過拍攝這個系列的紀錄片，我重新客觀地認識了一直以來自認為很普通的自己(在日中國人中的一員，一個為了夢想而努力的人)，以及那些令人感動的，有個性的，有趣的東西。我把那些讓自己有共鳴，感動的點融進了影片當中，希望讓更多的人知道他們的存在，看到這些中國人在日本的努力和奮鬥。編輯影片時我懷著這種單純的目的，不再拘泥於畫面是不是美、鏡頭角度是不是夠酷，而是以畫面的內容為中心，人物的內心表達來進行編輯，完成的影片獲得了很多好評，其中大部分作品都被CCTV等媒體報道。同時我也拍攝製作了“日本匠人”系列短片，這些作品在日本國際航班播放。

這以後我意識到，電影最重要的不是表面的美(影像美等)，而是內在的美(感動和共鳴)。

而且，我覺得好像想通了那個困惑自己多年的疑問。我(在製作電影時)追求的不是完美的“美”，而是侘寂的“美”。

“侘寂”之美，是我人生經歷的美，也是我所追求的美

大概在兩年前，有一次偶然的機會，我把自己的紀錄片給一位年長的日本電影導演看。看完之後他說：“你拍的電影讓我感到了侘寂。”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。經過查詢，瞭解到“侘寂”這個詞的概念是從中國宋代的道教產生的，後來被日本的禪宗佛教所吸收。“侘”意為“樸素的優美”，“寂”意為“隨着時間的流逝而劣化”。簡而言之，侘寂就是“接受並喜愛世間萬物的不完美和缺陷”。但是，這個說明只能大概闡述“侘寂”的表面意思。“侘寂”是日本自古以來就有的審美意識，是很難明確定義的詞語。也正因為不完美和不充分，才更能激發人們的想象力。

我覺得“侘寂”的美與“完美”的美有很大的不同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意思吧。“侘寂”之美，是我人生經歷的美，也是我所追求的美。

這件事想明白之後，我多年的鬱悶都煙消雲散了。我試着用自己的方式詮釋這種美，我所認為的侘寂之美，是普通的美，是無論誰都擁有的美，是純粹的美，是有特徵的美。

在意識到侘寂之美後(也許至今為止都是無意識的)，我在製作自己的電影時在心中更強烈地意識到了這些。把“侘寂之美”融入到作品中

去年，我在日本香川縣一個叫豐浜町的小鎮，拍攝了一部關於那里持續了100多年的祭典紀錄片。這個小鎮的人口只有8千人，但是每年一到10月，會有5萬人從全國各地趕來。為了這個一年只舉辦一次，每次只有三天的節日，鎮上的人從半年前就開始做各種準備。

為了拍攝這個作品，祭典的兩個月前我就開始到現地拍攝取景，臨近二周前就開始一直與當地人一起生活，直到祭典結束。這個祭典的主角是巨大的太鼓台，鎮上的人從祭典一個月前就開始把它組裝起來。最初作為外人的我在拍攝組裝過程的時候，鎮上的人都覺得不可思議，他們說不知道這個組裝有什麼好拍的。他們建議等組裝完成後讓我再拍，因為完成後的太鼓台才漂亮。對他們來說，組裝的過程是很平常也很枯燥的，但對我來說，從普通的年輕人到老人，街坊們聚在一起，一起組裝太鼓台的過程才是最美的，這也是我心中想追求的侘寂的美。

鎮上的人們100多年來一直保持着這個祭典的傳統。只要是這個小鎮的人，不管身在大都市還是在世界各地，都為了這個祭典(比盂蘭盆節和新年還優先)聚集在一起。人們出錢出力，齊心協力，就為了大家能完美地舉行祭典，為了明年還能順利地持續下去。我被他們純真的心所感動，把那種美融入到了作品中。

這部作品獲得了很多國際獎項，電視等各種媒體也報道了這部影片。

完美的美在這世上當然是存在的。

但是我追求的是一種不完美的，以真實面貌存在的美。在體驗了中國、日本、美國三個國家和文化後，終於發現了它。今後我也會一邊製作電影，一邊珍惜心中的美。

我的演講就到這裡，謝謝大家！
張時偉導演同日本其他三位紀錄片導演一起參加第25屆中國紀錄片學術盛典暨第6屆深圳青年影像節(照片在本版左下角)

日中通信公眾號首發

稿件來源：張時偉

稿件翻譯：葉虹

文案整理：夜紫

公眾號編輯：高森



日中通信



日中通信